

大宮保翁東涯公集序

晉嚴公



賜進士第議奏劾得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蕭壘擢守愚撰

余友大宮保東涯公早以文  
名卓然樹聲以炳煥于世蓋異才  
間出比諸麟鳳然余私伏慕之顧  
余無似也幸以操筆聯案從公後  
者垂三十年邇炙輝光春容談議  
披心腹墮肝膽對鬼神而貫金石



豈獨昔人所稱異姓兄弟者居常  
時時要約謂丁盛齡際熙平之會  
砥節勵行斬樹勛名以報

明主希世之遭二人同心篤踐斯言  
願以異日俟犬馬力不足用則辭  
榮逃賞蟬蛻簪纓鏟蹟闕景相與  
究齊物之遠旨攷盛代之奇事躡  
蹤古哲下垂永世行且單騎隻僕

遊寰內之名嶽靈源盱衡撫掌  
馭風凌雲冀庶幾於異人者遊以  
是可終始相保寄永矢於寤寐也  
乃又結婚姻以盟于葉萬毋相忘  
棄不謂天屯耆哲乃遽奪公以去  
也乎至心緒言斯豈余之所能幾  
者猶且耿耿屬耳淫淫垂睫顧謂  
握手指心竟成長訣豈不傷哉於



是搜公之遺文疏草彙次成帙其  
言率抒英華之懿曜道德之光先  
國家之急蘊籍古邃典重而辯博視  
之希寥如商彝周鼎經國垂世以  
適於用如菽粟布帛乃奉以告西  
亭先生曰是所謂存什一於千百  
也東涯公之不朽者庶其在茲乎  
西亭先生大加鑒賞驩然以爲今

時罕儼也乃校刻之汴藩中余於  
是揮涕而序之用告同志嗟乎若  
東涯公者其古之大臣者非邪公  
出入中外奮不顧身初終一節名  
重華夷勛留

社稷斯世之所拭目而傾心者獨執  
經守禮不敢以盛世墨線而廢予  
寧之典喪不訾之德勇於求去乃



寧忤

聖心而不恤此非有古大臣之風度者不能焉未幾以大司馬

召入而公不可起矣嗟乎論世尚友其尚樂取於茲以彷彿其平生也乎公諱萬達登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

賜葬祭贈太子少保居潮之揭陽其

先莆田人與余同里云

嘉靖乙卯秋九月望書



翁東涯集目錄卷之一

序一

賀桐溪公陟留都大司徒序 代作

賀台峰萬老先生壽七十三序

熊太安人壽七十序

賀見川雍公生子序

壽邑長侯前峰王君序

壽王君水洲序

賀竹居薛大夫第宅新成序



畱別沈紫江序

贈胡思巖山人序

贈少司馬角山公序

賀崦山周提督公入貳司寇序

賀鍊峰蕭太史公壽誕序

贈宗兄太守一水先生六年考滿序

翁東涯集卷之一

揭陽翁萬達仁夫

序一

賀桐溪公陟留都大司徒序

代作

某爲童子時卽已知有公比釋褐京師得博觀諸名卿大夫貞亮端慤不聞啓物求如公者誠不易得後歸伏桑梓適公以少司馬秉中丞節鉞來鎮我兩廣又得與邦人奉約令及見公長者拊循之治甚善踰年公晉拜今官藩臬諸司



而下百執事咸侈公盛美頌往證來曰惟

天子不私南粵人其將以澤潤于天下也悟守  
翁子某爰暨厥僚亦以是語某云某野人不佞  
又不達于務然以所聞見及所私計慮方今天  
下事所需乎我公輩將借箸終日不諱言之冀  
能盡也司徒掌錢穀出納盈縮以阜上下古今  
明治體論議博達君子要孳孳所以爲理率此  
焉已矣我 國家財賦稱東南所輸入

帝京及轉輸西北邊度支歲以數百萬計又

足也東南今且病矣留都爲東南重地兩廣其  
支藩也公去兩廣處留都天下望公者甚厚公  
能無意於東南事邪近聞議者欲自以開邊拓  
地爲功輩與自滇廣此無異割體裂膚亟往救  
鄉鄰之鬪者吾不知其故也兩廣自建閩以來  
歷時久遠亦卓有聞人然未聞拓地之說如今  
茲所云慎固封陲無事遠討帖席安枕粵之人  
士是天地之賜也枹鼓或警張皇我師猶慮腹  
削公私侵駭近地如往年思田之役薄伐但境



內爾府庫之財十已去八九萬一不罷則兩廣之事不慮可知而東南之財賦亦不但漏卮於西北已也夫地中有水雨于雲則膏澤自上施也瀆于坤則旁順自下流也注于斥鹵莫之詰而竭矣今欲廣斥鹵以受注吾懼其竭也已況中國之慮固不在於南夷是公所用兢兢者粵人知公公不忘粵人他日所從事於留都計無易此蹇蹇之慮粵人慕之東南亦有瘳矣諸君委贈言於某其意顧不在茲邪其意顧不在茲

邪

賀台峰萬老先生壽七十三序

世傳五溪方伯君家代有聞人至台翁爲益顯翁以禮經舉進士爲鄞令擢侍御史出守嚴陵歎歷中外侈流聲實比再守南劍時其子今方伯君已陟外臺董學事翁遂蛻然自解去士民擁留之不可得巡察使以聞仍乞增內秩以風有位天官部曰非翁志也竟報罷翁今七袞有三春季三日翁誕辰也廣右諸大夫相率爲翁



壽廼使某言曰翁壽得天邪抑其所自爲者邪以某所睹聞皓髮龐眉多在田野薦紳人士廼僅僅有之豈田野之民無他嗜溺但不廢日用飲食至薦紳人士則華耀戰於中機事繁其慮驕奢相奪而識見殊情也是養生之蠹也故少能全者卽薦紳人士信亦不以數者之相爲害又豈田野之民所能幾邪夫小大形之者天之道也人之質也植焉而後成者也質有定分而植不同功如翁者固所謂兼而致之者非邪翁

少負竒質浚德程猷以章著於用雖繭錯絲棼而凝定不搖退研精肫渾渾至道不可涯測方伯又炳蔚闕朗經綸瀾礪疑然爲海內宗今方晉都宰輔勒庸鼎彝以厚爲翁承翁固足娛樂也故約感而豐蓄止而流其後之庸奚必自躬蓋人情大較也彼言神仙方外有竒藥得道術皆幻妄不可信翁豈繫於此者是故翁得於天者一言受也質也所自爲者二言履也言娛樂也植也是故可徵壽矣某不佞謹竊附於岡陵



川至之義爲翁賀

熊太安人壽七十序

節推熊子楫母氏太安人徐者予固未及見然熊子於予偶同志又同官蒼梧道義相許可甚歡每從容論敘并得聞太安人閩中之脩最表著者平生無疾言遽色亦不聞嘻嘻課子治業能尊禮其師至自紡績以助又施不割已卽家無羨資而以窮來貸者乞者每惠諾如赴相先樂善君也尤稱敬順云先是嘉靖丙申太安人

年七十秋八月二日其生辰也熊子興慕感涕時以不及稱觴爲予言曰楫不肖碌碌繫一官且僻在異地楫有母不能朝夕奉徒有區方寸爾所幸天賜母年將賴君子一言歸以爲壽傳示久遠予素重熊子也又每誦安人休美欣然欲爲壽而未能歲冬我上誕生太子詔天下外百官三年無顯過者得地封所生熊子久勞苦在郡中遇茲曠恩當褒崇母氏得封安人云熊子甚自喜迺復陳懇予亦幸熊子之賢且有



遇而以爲其親榮也廼言曰可以壽矣夫君子之壽親也以順親而致豫焉爾仕而未必賢也無所與聞也賢而未遇也無所與被也皆於豫親之道有所置闕今熊子雖尚爲郎吏然談學明心篤於行誼佐郡四五年攄慮無隱予凡有政理計畫非熊子不可卽東西郡諸聯事無不歛意退讓熊子者竒績華聲侈流上下蓋其賢也惟 帝嘉茂畀用鸞章太安人寔承之翟冠霞帔袞然炫耀蓋其遇也夫賢也而教彰遇也

而光揚是安人之志而致豫之道也故曰可以壽也能熊子方奏最北上以予所比儼若熊子才猷他日功名尚未勝量又聞其季弟杰者積學稱竒才曾削簡相貽爛然能助予張目每私計其不凡也行當與伯氏比翼天衢羽儀中外益彰顯安人安人于于樂矣天降之禧旣壽而祺安人之所需于來者尚有厚焉予旣徵之廼拜書致熊子便道持歸計與弟同以予言壽安人賀見川雍公生子序



見川雍公觀察惠潮秉稜飭法流渥宣和殷懌  
羣動凡有血氣莫不思所以報公絃頌而焚禱  
惟公早生賢嗣如王文正公之後必有爲三公  
者川岳效靈咎緯昭應乃今年秋八月初旦公  
伯子生越四日余適以歸覲逾龍川望長樂瑞  
藹祥雲闐布原谷鬱如輪菌私心異之父老則  
爲余言伯子之慶云公昔爲戶部郎清聲異績  
普賢於薦紳余幸辱同官及公以僉憲蒞茲土  
益著令聞余幸辱治下官且比省得睹聞風美

爲計又獨雅知公邃博而高閎卽所停蓄當流  
衍無極非特裕於身已也公初以未子爲慮道  
余與已同每遇輒眷眷言服藥多祈神無益至  
極論栽培傾覆枝木相因之理非冥誕難明者  
其本不陋而枝蕃天之道也物之數也什一反  
是數之變也君子不虞變而昧常故爲善不懼  
窮約里人平生無顯特之功而徒抱咫尺之誼  
猶徃徃能以其身長子孫異代足通顯也況有  
功德斯人於天道爲近何患於無承發祥貽哲



東溟集卷一  
七  
余今得徵於公之伯子矣伯子生有靈異他日當翩翩耀爲世瑞以顯公之貽天之道顧不章章邪張君某輩在公麾下銜潤刻骨睹慶萌情丐余言爲賀余敢申天人之說且自附螽斯麟趾之頌云

壽邑長侯前峰王君序

王君治吾邑之明年爲歲壬寅年四十八矣十月十日侯初度也所治邑諸父老暨諸子弟咸喜而頌于衢曰君侯政平覆露羣萌以逸以生

天錫侯永寧所治邑學官一齋李子而下暨諸弟子咸喜而頌于學宮曰君侯化敷引翼吾徒以標以趨天錫侯永譽所治邑僚采少坡何子而下暨若屬咸喜而頌于庭曰君侯軫蓄載淑載穆倡我有服天錫侯永穀所治邑縉紳士大夫月溪黃子而下咸喜而頌于家曰君侯秉虔抑抑周旋聃我恭先天錫侯永年於是旅進而而觴侯侯亦徧觴謝客而翁子某者適以私覲居邑東之海濱聞之亦大喜然猶歉焉以未能從



諸士大夫後繹聲而稱觴也會黃子以興頌來示使紀之某乃言曰吾聞之禮六十始壽言壽祝自六十始也未六十而頌祝惟君與親耳君尊也親親也言匪他同也王君方富於春秋辟則東日始升春木始榮一旦而興頌興焉非偶然之故也王君才且賢有功德於斯人者甚厚故人尊之如君親之如父母然安得不羣而頌以情發以義起也茲顧不足以觀邪是故觀之庶民頌惠也觀之師弟子頌教也觀之僚案若

屬頌和衷也慎則也觀之士大夫頌恭而有禮也惠以潤之教以孚之和衷慎則以合而同之恭而有禮以右賢而嘉樂之故櫻寧延譽戩穀而長年也是天人之感而君子之成也是故我稽天人而知壽稽君子而知天人黃子曰得之於是僉以吾言歸君侯

壽王君水洲序

嘉靖乙未王子格之遊靈川訪司博陳子孟冬旋蓋道蒼梧持司博書來屬余爲乃翁水洲壽



司博曰璇少孤治經不謀食翁畀我館穀惠迪  
視厥子甚恩籍有今日殞齒銜也媿未有以報  
翁明年春正月二十六日寔維初度蓋六袞又  
八也頌德祝年非吾子不可格之曰吾父寔罔  
佚于德宗我族人爲邦黨所觀良輔不類困於  
學不能揚休延榮以厚爲之承所幸天地之賜  
俾獲躋壽康將賴君子之言歸以娛朝夕大惠  
也余曰嘻美哉二子感而能章鬱而不瘡  
也夫夫章感以敦厚也達愛以明也厚不悖

德孝不忘親余固當侈二子之美因獻言爲翁  
樂也翁愛士余昔愛格之并司博進常獲覲翁  
則見其寡言笑湛若無所營退之廉得其所爲  
惟勉勉治產業所自奉甚約不程較華美聲色  
侈麗之資厭射之以爲不可近祛煩寓寔時常  
杜門戶以余所私志若翁固不必吹噓呼吸吐  
故納新爲導引之術卽此道也固可以長生矣  
是故治業勤也弗弛形以致槁約已儉也弗役  
神以致瘁厭聲色侈麗寡默無所營晦也弗戾



於理而爲造物者所忌是故壽也者形之存也神之凝也造物者之爲也是故壽者受也言受之於天也又久也言久於其德而後受也翁載德守終受天純祐以緩遐祐以庇後人余廼樂爲之歌曰朝日盱盱俾彼東方顯允君子式懿式臧以燕樂無疆載歌曰大河洋洋南山峩峩顯允君子如山如河保艾爾嗣賢且多

賀竹居薛大夫第宅新成序

吾潮自昔稱瀛洲山水郡其城故又鳳城云文

學縉紳之士卽起自田里至顯大尊榮也往往徙城中居非其勝然哉闐闐寧宇慮不擇處而慢藏者抑將計久遠爲子孫相繼盛也故諦勝而購全指陬良維乘氣之萃揆方駢址卜築允宜有構斯美翼翼枚枚其吾竹居君之新居乎夫堂構居室之義如記載所稱卽下里草布之夫習爲恒談然以爲其身若子孫久遠慮非此道何繇哉吾聞之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君之家其興也自厥考某公稱封君長者積累



善勞行業聞于世蓋始基之君與伯氏若諸仲  
氏六人皆衰然又與質菴中離若質菴胤子子  
脩會蒸變而際風雲簪纓後先鏗鏘炳烺談道  
升堂睹與入室以故一時海內莫不稱有薛氏  
云而君今方悼淪謝滸聲光思振大而昌翼之  
是濟美之道而賢者之心也知必能世矣昔太  
史公好周覽山川校勘風土人物甚辯至論列  
世傳皆多所源委今吾潮之風土人物才美世  
濟如君者豈不類是哉何主器之獨晚也作善

降百祥遲速惟其時君無惑焉山川風土之靈  
異其必有當之者彌紹德馨卽後閣十餘年不  
字自是當必字發祥耀靈蟄蟄繩繩以類某公  
及質菴中離伯仲氏曠然有後延祉食利利於  
無窮者又賢如子脩也棟梁柱石陟顯 王室  
非特爲家之旣茨丹腹海內將益稱薛氏云安  
知他日不有如太史公者稽世考行秉筆作續  
傳以與古人並流侈哉第觀之同鄉諸君子方  
相與歌斯千以爲賀又以余言往咸亦曰第觀



之

留別沈紫江序

夫負奇者不忌毀而下人善徇者不匿中而替好故有傾蓋一時而意氣沒齒嫵婉生平而情如邂逅者言以其類爾彼我相形異同殊軌智相伯仲則駢志而降心詣有淺深則縵衷而居亢降則敦故亢則匪存較亦人情安可強也紫江沈將軍粵西之傑英而當世之名將也健敏多奇敦篤操誼然不屑瑣尾文吏刀錐什伍

語間於貴官達人又怠折節故或疑其兀而棄禮訐而爲其薄也乃余觀將軍詳矣昔有人云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又云女爲知己者悅士爲知己者死信斯言也余昔作牧蒼梧良覲伊始聽其言論斬斬動人意幹風猷度越諸將私心慕之嗣是得時接音塵因緣存記比叨藩臬式監南潯將軍謝事家居相過頻數促膝更僕披腹談心久之邊機幕議必相叅聞畢事報成無爽銖忽用是益敬重將軍矣將軍亦然諾余言



動必稱善有聲求之應而無朋比之非蓋利重  
於斷金而情擬諸同氣不讐終始良豈偶然乃  
若袍澤相通疾難相慰此特海內交游之徹義  
耳固未暇以一二談也睽違在期知己難再追  
念往昔喟然長懷何者昔嘗見將軍性不甚喜  
飲飲余輒歡酒情中酣仰而賦詩彈劍相和其  
音欵欵時或慷慨激昂矐目攘臂叱咤時事意  
若繫南蠻吞北虜標銅柱登燕然樹奇勲於當  
時勒鴻聲於異代斯固丈夫之雄心而亦鄙人

之所希冀者然用舍遇也顯晦時也君子不昧  
時而詭智達士不要遇而損衷余方悟山澤之  
輝榮譬朝市於桎梏抑情魏闕旋踵舊棲賦潘  
生之閒居詠左氏之招隱將軍幽況夫豈同之  
如將軍言異日固當棄鵠印斂龍韜拓落紛囂  
簡棄煩促慨然命駕貴我潮陽仰遺風於昌黎  
濯清流於東浦鄙人多幸跋履以從相與陟羅  
浮浮南海探靈竒於玄嶺窮灑漾於扶桑然後  
薄言行邁踰大庾泝長江訪匡廬弔白鹿歷覽



天台雁宕之勝出錢塘泛西湖問津於豫陽田氏子之宅而宿焉當有悠然冥合而豁然相通者田子往嘗與我約矣將軍亦聞之抗志浮雲徹跡九有將軍有興婉予二人

贈胡思巖山人序

山人異人也故浙東天台產負氣多奇術云往者南海郡守爲吾友鄒一山氏勅政勤務戒門者謝遊客客至不得見山人來獨請見又長揖不拜一山驚迂山人居與語大悅且贈之文

極都麗傳誦閩粵間於是閩粵人咸知山人異人云山人後持一山書走蒼梧見余如初見一山余亦如一山欵山人敬重之會有交州之役余軍于龍憑營于念涯挈山人往同起居坐卧卽土漢人望山人欲物色之不可得山人時時讀軍志說法朗然相助余有搆畫間以詰山人山人能甲乙其說一日督府蔡半洲公檄予若諸文武察以兵討叛酋者暨其黨數百人先以僞降誰營所動息必偵知余慮事泄禍且起肘



腋會諸僚持督府檄詣余言余故焚檄諸僚恚怒余稱病呼其酋若黨咸以首搶地出血謝因遣之他所第留魁惡黨磔死不可原者數十人領以故所昵漢官使譏視關壘伏勁兵擒之而山人不知也數十人者驍雄矯捷無不一當百又行不解甲雨乃解伏兵利其解也不且改圖以獵爲援而山人又不知也明日當獵余以問山人雨山人曰觀星卜不雨余曰不雨可獵邪山人曰獵必大獲且異獸也及明余約諸僚若

山人獵于營之東二十里封牲饗士肆筵爲歡或擊壺彈棋頃之見一騎遙遙來余目山人曰得非獲異獸者邪山人不悟諸僚第相顧亦不悟會報數十人者悉就縛諸僚若山人始大悟焚檄出獵計咸起謝余余亦謝諸僚若山人且曰山人山人山人之言中矣山人狂叫索大杯鯨飲又婆娑舞擊鼓而歌諸僚亦有歌且舞者爛醉而罷踰旬交州平山人以余欲改厝先慈故復東走潮州爲相擇利地余歸不得穴大泣



下山人亦泣下後得利穴余沾沾喜山人亦沾  
沾喜既畢屠事余使人奉金謝山人山人怒不  
受曰山人利而金邪而何小山人余曰第以爲  
贖耳乃一笑別去山人遂于南海家焉嗣是四  
五年余念念山人會山人詣闕下上書請纓  
書數百餘言可否伯王出入韓白譏切當時見  
者大驚異司馬職方氏亟索山人語刺刺不窮  
乃檄使山人詣余朔方軍余喜謂山人曰山人  
欲復從獵於浚稽五原之間而以羯奴天驕爲

異獸邪趙晉雄鎮可一遊也山人遂遊覽趙晉  
間於是趙晉人亦咸知山人異人云夫趙晉閩  
粵南北之極陬也而其人顧盡知山人名卽中  
外賢公卿士夫亦罔不爭先敬重山人如一山  
若余者豈不誠異人異人哉然余方圖返初服  
買山種藥爲安生養命之計又擬與一山氏結  
廬金石談學著書抗志浮雲轍跡九有暇時登  
陰羅望鳳凰徐察地理求所謂青鳥牛眠者將  
籠有山人奇祕而山人乃反效故吾談劒攘袂



事邪山人好爲之垂名竹帛傳耀來代是不難  
山人今且歸葬其母於天台再來時卽余已海  
上然必留故所佩弓劍及圖書一篋畀山人

贈少司馬角山公序

雲中天下之所難也往公以巡撫自河西來數  
月鄙人以總督亦自西安來相與四五年而雲  
中稱治恃公之能非鄙人之力鄙人時未備邊  
輒好談邊旣使備邊輒復怯談邊以備非所談  
而談非所備也矧於雲中微公負賢人之上資

諸所議畫周朗而曲當鄙人何賴焉公益鄙人  
卽以其所至與其所治而知諸談邊者亦將有  
所待於公故公召入而鏡觀存焉夫官不擇地  
多懼而瘁躬遠臣之節也一旦使容與優游依  
光而多幸無賢乎獨固亦均勞逸馭世之徹義  
而況以爲鏡觀哉今倣儻竒偉之士鷹揚鳳舉  
思與國家鑿凶係虜建關外之業其言率鏗鏘  
可誦異乎鄙人者憤激發於躁心議擬疑於揣  
測病鄙人之病必待公爲鏡觀儻亦有之語曰



東坡集卷一  
雖有百聞不如一見故前哲教人有迪知之旨  
問陳不對蓋其慎也故行且習矣猶多不著不  
察以爲涉世深而慮事精必負賢人之上資者  
也抗居高眎尚言而億中均之無當焉安免於  
出入可否循環殿最昔有十人說車一人造車  
其一人者多異能知車之爲器內方而外圓方  
者載圓者行服而制之者馬牛之力又親騁險  
途鑿前覆而十人者則不然矣然見一人者之  
陳述制置揚推利害推極致遠之術彰彰也輒

相約却談而改聽入門知心出門踐轍矣公其  
造車而躬乘騁險鑿覆而坦然安者異日京師  
却談改聽而知新踐轍豈惟十人哉是故公召  
入而鏡觀存鄙人喜時戊申冬十二月之望作  
此序辭

賀崦山周提督公入貳司寇序

兩廣提督屬郡縣吏民事視他省略同至所治  
諸軍平百蠻措吏民安則授鉞比重於西北邊  
鎮云然自開府以來歷數君子凡軍興所至輒



風靡凱聞無齟齬撓敗徃徃茂聲伐如所睹記  
豈東人饋財需餉無缺西有兩江土兵善格鬪  
可使以夷制夷張吾軍氣勢所轄文武屬自鎮  
守若藩臬大吏始謁必跪拜恒亦自執牒翼趨  
立堂下入坐侍處若有事受約束惟謹故政令  
齊一地去京師遠無中制之患不幸言治而耳  
食者吹疵毀全亦鮮已甚故措注優裕而羣志  
不搖大較與西北邊鎮事體難易懸絕故有志  
功名之士動稱兩廣兩廣云公昔三仕東土有

異理效及爲提督吏民咸益相懼見攘寧之治  
甚幸未一年乃本拜今官方隆倚注不特煩公  
提督之事已也夫 國家制刑察之參伍以信  
於天下司寇職刑書無怵利害務輕重當情實  
爲難 天子大聖頃者一二巨獄獨裁斷可否  
臣下莫能及有所疑讞務必當 上意爲尤難  
思舉而試之有節行忠信之人使以其志意達  
之論議誠動上下而舊章不亂光助平明之理  
有足侈者抑西北部方多故不撤警備



天子寤寐英略顧問孰可縉紳纓綬能不擊衣  
中夜思翦寇兇而哲庸同軌賢墨並馳是其所  
非而非其所是雜然出入於疑信反復之間嚮  
徃異而心力窮安可濟邪公負當世之望久矣  
掌機衡建韜鈴惟所用之皆足易聽將又不  
特煩公司寇之事已也某鄙人量已不材當腐  
敗山澤不復知有時事獨經怪海內賢者聞亦  
弛心薄鷹揚而慕鴻舉率是道也儻所謂砥柱  
長城倉卒將安恃以是知公當不忘平生特達

委身之義恢恢爲之慰答海內外吏民功德豈  
有涯極哉公屬潮郡守陳君某與其僚劉君某  
計君某趙君某適來聞予鄙人言如此辱不厭  
書之再拜特以賀公行云

賀錢峰蕭太史公壽誕序

太史年垂六袞邑諸生來問東涯山人言爲壽  
山人善太史欲爲壽同之顧謂諸生曰太史負  
奇異文學斌然舉于鄉第一登進士爲翰林官  
年最少翱翔于金馬碧駝之間名譽又最高不



東坡集卷一  
三  
改玉趨即卿相可立致也於是海內咸爭敬慕之今上即位之初年鄉有黃門者大不類吾徒鼠附時寵勢焰熏燎人可畏太史剛腸疾惡不與比周持黑白論議爲所銜頃之時寵人聞口語亦憤憤恚恨欲以事相中會黃門得罪教上書自解語輒干太史或勸太史辯太史顧不屑與辯息駕欣然樂而亡其官也當事諸人往往文章欲起用太史太史顧又不屑屑起用於是海內益爭敬慕之而太史若不知也有子六

人伯子曰啓讀書中秘有斐然之稱今爲才御史益茂聲伐仲子某某咸舉鄉試餘亦駸駸踵武起矣顧又海內所希睹而喜聞者而太史乃大豫夫不知其可欲而能豫是能壽之道也乃予昔嘗過訪其別業在廣園長池之上雜蒔花木下上魚鳥隱約如煙巖霞塢蓋器宇亭亭絕塵物表矣時諸郎俱尚幼予問語今人文字得失及感嘆時事譏評出處太史不甚答第呼諸郎出侍立或引置膝前取酒張坐飲予輒醉顧



復颺言曰丈夫雄飛雌伏一龍一蛇胡效竈下  
蛭炎則跳躍寒則鳴邪世故浮雲萬物何有雕  
蟲之技壯夫不爲也予語塞欲爲長跼執鞭久  
之今諸郎俱長大濟楚太史日康彊無恙即予  
所經怪今人騰突華仕若市兒爭餅不得則狂  
叫號啼稍知引退者又易都聲名擬捷徑如賈  
道然不且刻意於無益之詞章以自表見日煩  
瘁其心神即賢者能忘情於此或又限於嗣續  
不憚豫其志意烏足以語雲鴻海鶴之心詒謀

燕翼之事若太史者哉夫壽固神與志爲之也  
志嗇者窒神役者竭壽之友也不見其可欲而  
能豫其務蓄神與和志者歟寧一而流暢綏於  
氣不衰於形即不必導引吐納可長生矣故曰  
是能壽之道也諸生曰然於是執無疆之觥持  
子言往其家予山人將亦屢過太史而問焉而  
觴焉乃因諸生先致其篚幣

贈宗兄太守一水先生六年考滿序

予昔守梧郡三年遷去又十年一水君亦以守



東漢集卷一  
郡來茲且六年奏最矣其僚友王子某李子某相與稱述其政績以告予予於一水溯始爲同宗先後太守同官其所治之郡偶又同也一水在郡計時日倍予治效當亦不啻視予倍也梧故蒼梧地我朝設重臣制百粵開府于此而其地顧益重東西兩藩小大吏議事軍門往來者無虛日太守不得廢叅謁揖拜送迎也常日出而往日中始歸雜郡庭而煩太守多鹽鐵竹木商賈緡錢之入他務亦旁午軍旅之興尤猥

瑣委填至秉燭辦給以庶幾於寡過獲上之道云太守有民事者也顧僕僕於揖拜送迎筭緡鐵錢助軍辦給煩瑣不越乎簿書期會之間安得專治其所當務哉予嘗厭苦之即夙夜不敢忘吾民甞勉一二略焉而未詳也欲日問閭閻疾苦勸農桑興教化以與斯人相從事爲賢以惠利爲績如記載所稱良二千石者誠闕然於其心一水在郡不知亦厭苦煩瑣取給於簿書期會僕僕揖拜送迎否即二子所稱述大畧雖



東涯集卷一  
未足以盡一水然知一水於民事爲詳無闕其  
職而獲予所安賢者固不當如是哉故曰治效  
不啻視予倍者其惟在郡久又詳於民事賢也  
顧又予宗人也聞之未嘗不色喜而心服夫以  
予不肖者辱於梧人三年無惠利相益乃猶竊  
治郡一時之名以自基進周流于藩臬長貳若  
省院卿丞已邪茂勛伐於當世流聲光於無窮  
咸自今始予知其優爲也爲之序以壯其行而

擬其他日



翁東洲集目錄卷之二

序二

送憲副三洲李先生之任湖廣序

贈碧山李大夫休致序

送上石西州林大夫休致序

贈郡太守陳君入 觀序

贈平山鄭侯序

贈鄭長溪太守擢廣西憲副序

贈笠江潘先生入 觀序



贈師宗黃先生掌教辰州序

送程子仲復南歸序

贈豐齋龔君陟東廣少叅序

山西鄉試錄序

代作

稽衍集序

知不足齋集卷之二

揭陽翁萬達仁夫

序二

送憲副三洲李先生之任湖廣序

李君以廣西提學僉事擢湖廣副使備兵辰沅  
辭不欲往同官諸大夫屬翁子為勸行翁子方  
病苦行役亦有長林豐草之思奈何強李君已  
而撫按疏留銓部檄李君往即事翁子則語諸  
大夫曰余觀李君李君負當世之具今世故雲



輪焚錯轉動不可底止其所需豪賢如李君者  
使得十數輩落落叅錯宇內爲長監萬物吐氣  
天下治安可得孰能抗心高舉不與斯人共安  
樂邪夫世稱博洽有文藻翩翩欲自表見者幸  
多脂韋縮胸活變浮沉無忼慨執義特立振作  
之行不且偃蹇顛門濶略吏務雕蟲之外便已  
面墻華實不兼無益殿最乃李君則文學氣質  
政事三者兼之故曰李君負當世之具今之時  
安可無李君邪余少好談鄉文人至李君未嘗

不欣躍側慕即一字一言必手錄卒業比釋褐  
京師始得覲李君與李君遊李君鄉故人有得  
意比豈持衡居顯位者方當涇渭縉紳抑揚庶  
品李君即不必屈門下稍致夙昔猶可以自翊  
清高並都宰執李君囂囂不降節昵故不廢譏  
評爲郎十餘年僅得以僉事補廣西此其故何  
哉余觀李君始爲縣令則爲才縣令繼爲部郎  
則爲才部郎然其仁蹟余不可得而紀矣頃者  
乘間致密促席對膝商較時事則見李君壘壘



言時事不怠至談說廣西夷情邊務兵刑錢穀諸沿革大致雖他人職治亦悉有注略示人詳也顧不甚難甚難者邪李君自視爲世稱雄爲吾儕所委心而矚望者何如要之簡棄世途非以身殉國之義故君子不擇官而廢施不背時而妨譽束髮行義沒齒令終夫孰不可此意余竊與諸大夫同之撫按銓部亦同之李君學道明心達觀今日獨能無同人者於是聞余言遂行

贈碧山李大夫休致序

李大夫將去潯潯人走大夫堂下泣留不可得謀相與上督府蔡公狀大略言潯故僻壤又盜藪也其地去天子萬里命吏多不肖率土直庶萌無他郡理治甚者惟自弋其貲如虎獸視肉耳以故民日益敝邇賴我明公抗稜平亂痛痛方息李大夫來又能宣布德意罷一切故謬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潯人方幸有天日奈何去之願借大夫公曰誠如若等言我則聞之



然而限於令也乃檄所司備幣金牢酒諸物儀  
甚盛侈揚大夫語載檄書中翁子曰李大夫聞  
八也談學明心追琢至行孝悌夷雅式重邦閭  
余雅知大夫賢余承乏右江綜核吏政又雅  
大夫之能于其官潯人之頌與尺檄所稱似  
以盡之然無德于民之去也群以為幸猶  
不亟平居無異能狀不為上官所才退且  
矣乃若無要於上下而慕者若失問者  
是所云大夫賢且能其官不於此徵乎

是章草益有聞矣或曰大夫功名宜大  
於春秋乃若是已焉非所以辯賢而翼世  
人隱過可以媚交飭情可以防詬劇辯可以  
趨時可以詢榮四者大夫不能也而事以  
為量性以知止為適超然自引高揖而退  
乎為玉毀不為瓦全此亦甚忼慷足自壯近見  
八夫出示予所為集古詩斐然有騷人之志而  
其意微激嘗讀莊生齊物篇雖經恠其言頗與  
吾儒異旨然以達觀于彼我是非用舍得喪之



東坡集卷三  
際則亦吾人之鏡譜也混一有無怡寄虛曠即  
人存去思名垂清籍大夫不知也况安論浮埃  
哉予野人濫跡世途厭薄聞見塵外之想亦竊  
與大夫同之今方脫屣理棹及時東歸大夫其  
後我于珠江之涘羅浮之巔於是通判饒子相  
馮子瓏相與再拜以予言歸大夫

送上石西州林大夫休致序

往予守蒼梧林大夫繼亦以倅至獲聯事焉梧  
故劇郡盤錯絲枲旁午殷湊又孔道也兼有逢

迎慮弗肅給輒常以十之二三煩大夫大夫任  
而能勤慎而不貳其則也故郡無留事人無甕  
言開府中丞秉節鉞者四咸知大夫才游徼部  
索興作剖劄弗獲已之務必檄下大夫勉承之  
及竣往往報稱善程計功美即諸當道先後所  
獎書燦盈帙矣比予叨臬用監左江道大夫尋  
亦有上石西州之命不欲赴既念予故人冀一  
見爲別又以支壤之氓固吾氓也使不得覩漢  
官治法是夷棄之非先王之理乃單騎蒞州居



踰月旬蔡中丞使大夫往藤峽督修營塹獨賢  
于勞屢陳乞不可乃今得謝事去是大夫之志  
也大夫白黑簡心無沈阻誇詫大不類浙人予  
故善大夫郡署數年披腹相示約典歸義爾我  
都忘時或相勞苦慰藉從容論出處得失取酒  
張坐飲醉後輒狂呼大丈夫大丈夫云夫雄飛  
雌伏一龍一蛇胡効竈下蝨飽則跳躍飢則鳴  
邪今大夫爲予言士固有兀兀擁書據梧憑几  
終其身勤苦不能沾一命竟汶汶死者吾從縉

紳後達觀宇內得生全而歸當與雲鴻海鶴相  
因依昕夕計甚適也不樂何爲嗚呼此可以觀  
大夫矣大夫善記誦曩者予間以文字相屬大  
夫頃刻千餘言予輒戲曰老生操翰尚可自致  
青雲恨脫巾矣今大夫歸以教勤其令子他日  
當一舉千里飛軒絕跡蔚爲上瑞顧不賢於自  
爲之大夫令子四人皆瓊玉二仲方八九齡尤  
瑩然秀朗予嘗坐股上器具之並語大夫祗俟  
來諭



贈郡太守陳君入 覲序

太守之於民近而責重至易知也其在治朝人主不易視此官輒嘗問姓名察所治狀賜車蓋黃金降璽書褒譽或召入爲公卿爲御史中丞至顯榮矣顧豈非賢者任邪太守誠果賢樂有其民而因以爲政誠又如古者得專制事事攷鏡屬邑吏亦咸知太守意相與以子民爲功是興理之道而太平之基也乃今視昔何如哉藩臬長貳若臺臣監者雜然以簿領相煩文法相

稽牽泥日甚關白少踈則大訾而小譏什九齟齬蓋其勢易撓而其過易求也設復有恣睢可駭如近所聽聞雖屏不敢信然何嘗有毫髮利愛斯人之心賢者不敢資漁獵狗風指彼能不潛忿瑣摘昧其腹心矧於屬邑吏何恤哉時事驚人非特太守之事輕也然人亦有言變觀時定觀理賢者顧獨可以理定而或幸所治之郡僻遠在一隅監者行部不數至以擾我之隙猶得與若屬脩百姓之急宣 上恩得孜孜舉其



職豈其難哉潮固粵之截壤陳君又博大仁人也懷千里之印而不以潮人爲陋和保而燠休之厭棄機術屏絕游談無事於操切摘抉探迎跂附之爲定於性則然其勉覈諸屬吏用情附實抑揚皆德風也以故諸屬吏亦樂於無擾咸相戒言無忍負長者長者今且以述職行矣天子異日儻親問太守治民事勤勞何以爲對將陳說閭閻疾苦時事得失太守得爲不得爲之故冀有所感動即不車蓋黃金璽書之賜而

名重當時致位卿丞可日月待也太守可他官視者哉余辱陳君知最深不宜無一言以贈會揭陽鄭君暨其僚友以文見屬遂發其所欲云如此

### 贈平山鄭侯序

夫有百里之任能不匱於才爲難而非百里者爲益難于將莫邪利可戮鯨鯢斷魑魅稱雄於天下若以攝約履獲草菅則人咸惜之士稱利器孰能無蹇然當官之心顧徒以文學取科第



即不必練習吏事周知民間洞徹古今理亂得失之故徃徃應除目領俟封者羞澁於吏民之上夫民可近也吏故巧猾善跂睨蒞官者新寡所通曉則相顧以為幸時值簿領填委旁午窘棘目眩心癩輒復以咨吏於是吏得夸毘而進纖趨而言把其短弱出入無制群然雜於堂上莫敢斥訶故民為之謔曰嗟吾令誰邪局其稱韋邪吏肥而吾民非邪夫韋圍也稱韋韋姓也韋圍聲相同言圍於兵吏也吏翫令也翫令而

食人得無肥邪彊豪自是且恣睢矣民不聽令何可異哉斯才難之故耳若鄭侯者敏識英文負氣慨憐蓋自為諸生人已知其非百里之才業固避席下之矣其令吾邑持風裁凜然懲一切苟且委靡之政吏初亦睨侯及見其判置可否一如素官靡所踴鑿論報不宿諸所宣布亦頃刻輒辦時或據案操觚畀胥徒五六輩群抄竟夕而莫之能既又井井中法理吏乃瑟縮寒恐屏不敢出一語矧弄刀尺邪劇盜元熟白晝



橫行剗人心肝無諸曹文武長吏侯獨談笑櫻  
之法不貳於豪宦獄訟盈庭一見立決無不稽  
首以稱神明又釐次條章省里甲冗費民以爲  
便大較侯之治剛斷而明信持柄劾防不脂韋  
澳忍改錯以比周于人使得爲內外臺臣其刃  
方銛殆所謂干將莫耶何可當也故嘗經恠海  
內鯨鯢蠢動魑魅挪揄孰使其辟易銷藏若侯  
者顧其人非邪乃爲吾邑人屈邪然且三年矣  
夫小大器也遲速時也不擇受而俟之士之修

也侯屢膺薦剡會當入 覲述職奏最有其時  
矣將不啻爲內外臺臣赫然建光明之業天下  
當益知干將莫邪之別爲利器亦侯所自鏡也  
少尹張子揚子暨鄭尉某謂余知侯余誠知侯  
者諸君幸持余言以代祖

贈鄭長溪太守擢廣西憲副序

方志南海十郡並列潮獨稱古瀛州云其地多  
隰澤良田宜稻穀秔稌之美溢於四方山海所  
藏百物流衍賈人賓客重繭而來廬聚長子孫



者相屬也此可爲樂土又以余所習睹潮人多服習先王禮教不爲陋顧其俗頗尚氣好訟寧破費斬一勝爲榮幸富者憚朴挾嚴棘之辱犯十緡以上或以千金行免傳訛滋甚大不利郡長吏郡長吏即賢且才也或猶病其地槩誣其眊人厭射之觀風使臣亦或譎張懼有逸僭頃者至不敢履是邦何大謬邪夫士而誠知所淬礪自束脩其身如昔人咏貪泉棄珠沉香世且釋絕廉勒庸垂光傳頌來代何至爲所污礪委

沒無聞如今茲所云潮自明興長吏屢易然踔拔而起者不數數見焉非以其地與民爲能限長吏也上下相成名實互感久且從之故曰擇地而官擇民而使非吏之良也鄭大夫居潮五年能潔已爲政不慚往事今且序遷矣顧不可爲闕與微榮之鏡觀邪昔余官民曹時與大夫言事稽所蘊載未嘗不私識之頃又得與潮人觀大夫古人之治甚休大夫初以民慢無畏事且盤錯絲棼即煦燠從之日致百務無益於



理乃崇尚簡嚴不煩令不惠不恪始有相聚言者曰大夫不厚卹我民誰其易之後以民習向避稍示之寬令不數吏事亦較一又有相聚言者曰大夫能功德我民誰其嗣之嗟夫古之所以謂賢者彼誠先自定以定民故施德無始所以經遠慮事底成所以永譽大夫潮人今欲借大夫一日不可得然以徵異惠嗣大夫者觀焉不復病其地與民於已取之宣惠流慈以覆露無極則大夫之遺也

贈笠江潘先生入覲序

制三歲令天下諸司百執事小大會入覲京師上所致功狀受廢置相承至于今莫之能改然間亦有微關敷言之指意弗彰也計簿具文上下勢相隔遠甚三事六卿暨若屬居常議論相稽次四方壤地美惡氓人欣悴與治務滯革斬不聞略諸所便宜非外百執事入相告不可天子置今外臺也得與藩司課第其境內郡長吏而下計達天官部天官部視以爲鏡別殿最



東涯集卷三  
不枉聞者恒得之于此矣先生其可輕茲行哉  
先生博觀今昔明治體陋予無以爲助無已則  
固有所甚惑不可解者先生曾爲予言廣西故  
支藩陬徼由來異土中然其事尚可爲此何異  
昔予所聞睹及所考於志籍者每私誦之君子  
不擇地而治民志士不易操而居險苟可以樹  
立流傳不掩沒於世則亦何薄志於廣西邪惟  
是赤子若屬于鼉拔之痛罔弗省夫安忍殊眎  
異哉今人之見也選拔藩臬廣西大較猶得例

贈師宗黃先生掌教辰州序

先生閩省望也初舉鄉試第六人上春官偶弗  
利遂即教所至課士勒名其門頗盛繼又董教  
吾潮無改轂俾潮士能無斲厥修登上籍日益  
如其初後值內艱疾奔歸守制闕延及是歲入  
天官部夏四月 命下授教荆之辰仍舊職也  
將道祖僉有贈言某門人曷其能已無已惟誕  
述吾先生之教以志某之有受勿忘且以告辰  
之同志也教維何維身之淑維經之邃無或不



兼廼罔攸廢是故身經之實也經身之文也不  
有實莫或先之不有文莫或傳之匪先匪傳師  
不師吾惑焉無異乎教之斲也先生未嘗飾也  
而存未嘗設也而裕謙不隨物儉不豐已愛不  
餌恩敬不擇地學者惟其身之則鮮或踰焉一  
聖遺經直探其極解疑辯惑不固不嗇至於行  
之而爲文則袞袞百餘言質弗野麗弗俳學者  
惟其經之受鮮或怠焉無踰其則以立本也無  
怠其受以修辭也立本則有內修辭則有外

外合而先生之道傳矣是故潮之士至今仰先  
生之教未敢後也教其有徵矣夫辰猶潮也先  
生之道尚不可易也教其益有徵矣然老成髦  
譽嘖嘖在人明時行當陟先生以崇階辰之士  
恐不得久私山斗矣某敢佞某敢佞

送程子仲復南歸序

嘉靖戊子訓齋程子以戶部郎權九江明年予  
權河西指畫商訂無大小咸靡有循人每異之  
予二人罔攸斲謂弗謀而同惟矩同爾相知之



深自茲始迺若程子之學之識之才則固予所  
師而事焉者致力四方以大慰蒼赤非若人不  
可而顧莫能容何耶先是程子使監儲以格式  
貞度忤巨璫改視部封草多所褻益比歸自九  
江復使典度支捷梏奸慝無何陟署陝西省出  
入諸司奉稍惟平弗惟舊自是而聯案有弗懌  
者程子弗問亦罔改厥轂會滄州漕河決予董  
漕草疏謀於程子憮人積不相能而忌迺媒孽而  
弗懌者茲甚旁午構謗逸口四騰而程子之心

遂左迺白之司徒弗直迺疏辯既直而忌者猶  
未已也程子曰吾今可以去矣迺疏歸初上弗  
可程子悶悶然再上課曹枉狀以聞程子祁祁  
然卒獲如志或曰程子之始服厥官也用剛而  
僻而好異今而棄厥官也疑於憤怨而用屈以  
求伸嗟夫予固謂今之人之莫能知程子也程  
子立不易方事不滯迹貞不辟物施不封已不  
飾外以詭遇下時不匿中以觀直于下斬然其  
脫者政也洞然其無間者心也剛中之道程子



所優而世之人固異之予惑焉用舍存于時屈伸存于道有見於進而無見於退君子弗能也是故道而在退亦伸也道弗在進亦屈也程子匪屈以求伸蓋伸於屈者而世之背心列行跂局趣以首鼠勢時弗得則鬱已尤人賈名盜隱偃屈若尺蠖焉者廼反以度君子予又惑焉夫予固不能無惑於今之人亦不幸而未得見程子之蘊嗟夫程子之蘊其終不可得而見乎道同人也同人之志程子方藹藹然匪固以自私

也尼丘遺矩千載猶存歸而求之又不在言語文字焉耳矣

贈豐齋龔君陟東廣少叅序

某好談君子長者至我豐齋公輒欣欣慕焉某昔在京師廉得公所致為議論博大有長者風至辯析可否則侃侃諤諤不能屈贊中丞署司寇郎皆侈流聲實比陟僉西廣無何某亦以戶部郎官出知梧州為公屬吏傳聞上官視其屬每衡置崇卑儀咫尺盈盈不可即甚厭苦之公



貴禮明賢不簡亢自峻故某始獲覲公即大慰  
西人又爲某言公博學淑志恣而周物而不撓  
恹恹而不塞語臬能不闡時事孜孜爲理視往  
蹟弗瘡如公者實寡左江故荒杌難治公來監  
茲土弗遑寧處者二年其政簡而核典而率訓  
下觀而夕惕之軌度不愆小過在宥未嘗吹疵  
茹憾匿中以觀直于人人即不亮公亦終不改  
行以首鼠妍寵風所扇動即郡邑諸長吏無不  
人人嚮慕者武夫承式亦異他日民咸戴厥鹿

道路以讓頽洞而歡呼者莫之能禦也公旣擢  
今官吏民願少湏臾借公而不可得未嘗不發  
憤霑衿涕下也陸子任忠時方視潯州乃樂以  
告某云夫某與陸子皆東產也東人近苦歲饑  
多赤土盜亦並起爲邦得我公也夫安得不相  
與慶幸爲樂公行其所表著當不啻江左其以  
慰東土來蘇之望者真木涯極也某不佞無以  
贈公公惟不厭射我邦人邦人乂安可恃又聞  
之君子能建立偉績使不淹沒無傳而不能使



世無逸口是故不愧反觀則人言以爲鑒未能  
信已則人言以爲訾彼誠信已而已矣又安所  
枉志哉公太觀今昔無間然者某敢爲謬語時  
特有所感云爾

山西鄉試錄序

代作

聖天子顯道崇化嚮厲材賢思以興致大平甚  
盛嘉靖丙午天下當復 獻賢書維時山西巡  
按監察御史齊宗道祇慎乃事豫物章軌罔不  
飭備考試官京學正蔡芝同考試官學正龍興

薛緯教諭陳一元何汝璋崔一元彭冀衡以先  
巡按監察御史陳豪檄聘至於是左布政使張  
文奎左叅政葛守禮司提調按察使戴鱉僉事  
李綦司監試偕入院廼進先攝提學事副使李  
良提學副使俞咨伯分巡僉事江南所遴士二  
千有奇羣而校之登茲錄者六十有五人將以  
上春官對 大廷異日爲 天子使嗚呼茲六  
十有五人者是誠助太平者非邪今內自公卿  
外自藩臬而下小大百執事皆莫不由茲選然



求以當 上意者蓋僅僅見豈科舉之制非選  
辟之具抑古者明王所與興理不盡出於文學  
議論之臣而文學議論之臣固藝焉已邪天地  
山川之縕蓄靈異也必有所附麗宣鬯匪若人  
其孰當之 陽龍二五之會 離明章徹高朗  
四被又必有瑰瑋特達之士象時而出匪斂聚  
於科目亦曷由致之然士方未遇兀兀擁詩書  
誦習涸思雕蟲以其藝相高乘時取科第比服  
有官最下者則萎焉燼焉縻好爵私龍斷効志

於凡民不可過庸篤也其能即詩書所稱古今  
之變皇帝王伯之略抵掌不忘爲世所普賢者  
豈少哉乃亦或不足於古人之治如宋時士大  
夫然徒以文學議論譁然相雜陸沉於獻納授  
受之間無甚裨時事不亦後人得失檢鏡之林  
邪然以其所徵考宋人文學議論猶類多可觀  
乃今士大夫視宋人何如欲求以當 上意助  
太平要必有取誠不專於文學議論徒以飾華  
溷聽爲也夫爲衣者務以禦寒爲食者務以充



腹苟饑寒之弗顧而姑炫玄黃錯鼎俎以夸眎  
於人果何益者哉是故士無尚言方今天下事  
所需於士大夫者甚厚將借箸更僕終日縷縷  
而莫之能旣也所貴於士大夫必敦尚本實溫  
雅博大通達治體忠懷有氣質敢於任事不齷  
齷進退與時浮沉相上下者夫然後舉所需而  
畀之天下太平可恃不然吾懼其終也山西故  
多聞人不可殫紀即耳目所睹聽于今之顯融  
者鮮有浮靡流浪之風其習化則然又地鄰

上都介於戎狄頃且多事即齊民若總帥之童  
猶習聞理亂之因廢興之故矧茲六十有五人  
者之生於其鄉非特文學議論炳炳耀流惟德  
之務侈有令圖將異日爲 天子所材助致太  
平之業也孰禦其甚欲觀之語曰平地注水去  
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言類應也 天子  
擇言用中人思作行不捐棄其德以應名世其  
不佞尤有望於二三執事者崇實黜浮簡文證  
履俾能言之士蔑所稱賢而裒然篤行君子相



起而彈冠焉斯非所以風之哉是役也總督軍  
務兵部侍郎翁萬達前巡撫山西今陝西總督  
軍務兵部侍郎曾銑巡撫都御史楊守禮巡撫  
大同都御史詹榮耀武覲文嘉樂逢掖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黃如桂巡鹽御史王忬宣猷振雅  
式貞文教總理糧儲戶部郎中張旦主事馬慎  
刑部員外郎徐文亨籌邊讞獄通觀盛休右布  
政使呂顥右叅政徐守義王楊左叅議顧堅右  
叅議蘇志臯李磐副使王崇劉璽張鎬彭大有  
艾希淳陳耀僉事程綬蒲澤賀惠行太僕寺卿  
孫鑾署都指揮僉事崔憲吳熹王佐翊襄輸力  
方範宣勤皆於法得書也書之

稽愆集序

君子行不詭道故慎言脩辭即日用刺札亦可  
以觀也予自丙戌筮仕以來諸刺札多逸毀癸  
卯春入蜀舟覆漂而復存者僅百一耳甲辰迄  
今凡有所啓荅必畀之僮輩并以其百一存焉  
者編次爲是集疑於陳迹唾去之物也乃不厭



東涯集卷之二  
三  
瑣掇誠以泝言觀行曩昔之愆違可知矣致知存悔震無咎以復吾無妄固學者之事也集凡若干卷嗣得其所遺者補入新者續入而藏之私篋云

翁東涯集卷之二

翁東涯集目錄卷之三

序三

送用先令平陽序

送陳碧洋尹浦城序

送謝弘之南歸序

送陳弘感之福州節推序

溪陂續集序

廣西鄉試錄序 代作

廣西鄉試錄後序 代作



碑

禮部精膳清吏司題名碑

海陽朱令去思碑

江郡守華山陳君平兩灘碑

懷來城通濟橋碑

翁東涯集卷之三

揭陽翁萬達仁夫

序三

送用先令平陽序

用先馮子補平陽熙載羅子喜曰吾聞君子不擇地而官不擇民而治平陽始命用先無弗豫也可以知政矣曰君子之仕也以觀民也無以有已也不擇無弗豫政是以和羅子知言哉羅子曰盍終誦之以胥告用先某曰夫政心而已



東坡集卷三  
矣有已者未聞其有政也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爲已者有已也有已者利之故秩弗稱則弗豫知弗可徙也彊受焉旣而有所覲也則卑躬附物而自詘以求伸睽衆矯情而自標以干譽過與不及失則均矣雖有聞焉者亦利也君子無內外崇卑無遠近難易利有其民而不有其官也平陽方二百里旣庶矣令也親之何弗豫耶夫豫然後見君子而順志以勳乃罔艱於行故曰由豫大有得用先吾知其

不忘斯豫哉克此心也時靡有他惟斯民是從由是而不變曰守不息曰毅不縱曰嚴不厲曰寬籌畫之曰慮經緯之曰文固而孚曰貞振而靜曰肅肅以樹則貞以一度文以昭庸慮以周物嚴以格姦寬以裕衆毅以集事守以率履有此八者咸出於心不附不矯允臻于道雖之天下無弗可者豈惟平陽哉羅子曰吾輩於用先也別而弗誦無以章情誦而弗規無以申義子言得之可以告矣維時女益黃子希大李子禹



成陳子咸在曰可以告矣書之

送陳碧洋尹浦城序

碧洋陳子受命往尹浦同志諸君餞之郊僉謂宜有以贈東涯生曰某於陳子少壯共起居肩乃心矢勿斃胥惠告者惟舊矣茲何言哉僉曰願終聞之乃起而颺言曰昔嘗問履官之道于陳子陳子以易對曰剛柔立本者也變通趣時者也天下之動貞于一者也余究其說陳子曰剛柔定體也而時出之一焉止矣余曰亶若斯

斯不亦履官之所難矣乎陳子曰然吾病夫徼名者激挾才者擾負氣者傲立威者苛時惟剛惡吾又病夫狃中者隘曲謹者勞足恭者憇怠事者廢時惟柔惡剛惡柔惡二之也二之者執之也君子惡乎執是故悉有衆善焉屈而伸張而弛嚴而愛和而毅知進而能退有大而勿居夫屈而伸不可拚也張而弛不可長也嚴而愛則不猛和而毅則不倦進而能退所以利往有而勿居所以長裕知剛知柔厥德允脩不偏不



東漢集卷三  
易協于克一仕惟是是謂大業余曰亶若斯斯  
不亦吾子之所由矣乎陳子曰余惟癖弗克柔  
以順物余曰弗克順物剛而正也執此也不反  
用氣成性則偏而固矣奚其可廼惟內剛明以  
自照外委曲以和人則衆善用集茲惟崇學哉  
崇學以持志持志以養氣養氣以宏量癖者化  
執者通貞一立而大業定矣陳子苟無忘斯言  
雖之於天下可也而況於浦乎于是陳子辟席  
再拜僉爲之歌振鷺之詩而別

送謝弘之南歸序

初有報謝君弘之至者余曰弘之無求于人者  
奚其來已而過余相與勞苦道平生甚歡久之  
視其目燦如也澈而不揚其口敦如也闕而不張  
其心蹶如而將有所營也越宿袖中出草相示  
曰吾積之二十年矣茲將上之 天子希萬一  
助可乎余誦之皆民事也曰可矣於是卜更衣  
謹以其策 獻秋七月十有三日也嗚呼天下  
之士安於無非而沮於所可駭雖甚行惻而不



敢任曰非吾事也是故其失也循其流也私循其所私私其所循其於同胞之義何如也夫乘舟車走萬里道而不私其身以求及乎人如弘之者始志於古者歟是故道存經國謂之忠心切救民謂之仁果而行之謂之勇幾而投之謂之智忠而仁志也而勇而智所以濟志也分隔而徑爲蒙群咻而不疑所往勇之事也蓄深以晦迹藏用以俟時智之事也此弘之所能也至於策之用不用則非弘之之所知也于其歸書

以贈之

送陳弘感之福州節推序

節推陳君弘感將之福不鄙問余所以爲推者僭告之曰推司刑也刑以用懲君子畏其成重民命也余爲童子時見王官之笞杖人也驚且走不敢正視弱冠則但能隱之而已比其壯也即之不懼而用之不疑矣夫心一也少而畏壯而不畏其故謂何曰畏者本體也不畏者習於見也習則翫翫則無畏無畏則肆刑斯邪矣是



故道離其經政撓其俗不能勅法以明人且不  
反也而固懼元元之弗逮刻意深文弗居其厚  
習相比況何以壽民陳君其尚監茲哉民苦於  
刑久矣君行當有事罔或無畏可也余聞之致  
理之道純用德以迪者上也不得已而刑者次  
也不畏刑而任其敢者殆其下矣君子得其上  
弗居其次居其次而下者無之故師聽五辭大  
吾公也熟審出入昭吾明也大赦非終示吾恕  
也不蔽弗疑張吾威也居之無倦勵吾勤也公

以始之明以悉之恕以行之威以濟之勤以終  
之合五者以成仁則畏之道盡矣舍是而用是  
謂罔刑刑非君子之所慎矣乎畏非君子之所  
履矣乎雖然君子無弗畏也者無弗養也可爲  
難矣苟得其養雖日邇庖厨而具性固不搖法  
固不濫民固可以無戕故善養吾畏者所以養  
吾民之脉也陳君之養豫矣福之民其將蘇也  
乎若夫聞當道陟臺省以大顯於天下此固陳  
君之所必至而非所以相期也



漢陂續集序

漢陂續集者集漢陂先生垂老之作也先生有集傳且久矣日就月將老而彌篤門人集其近作稱續焉於戲去而不返者時也無所息肩者學也日慎一日振于力而莫之休者志也其先生之謂乎序曰說者謂文能窮人而又曰人窮則文工謂老期倦勤而又曰老廼詩律細也是二者將何所取乘哉墳典之文至文也其人率皆在位游夏之窮不加于顏原而顧以文學稱

郊島寒薄根于所賦雖不苦吟遐思要之不能通顯故以窮咎文者誣文者也司馬子長遍歷名山異境而其文益奇柳柳州不摧踣困鬱亦不能辭理極到則窮而工者蓋一說也有初靡終進銳退速此志不帥氣者之事衛武公克自抑畏九十自警今觀賓筵諸詩所謂有德之言也唐詩人杜子美夔州以後之作讀者更爲刮目矣則老而細者亦一說也漢陂先生遭際敬皇帝賜第大廷不可謂不遇而立朝在郡爲



日可數至其蘊而大者舉天下莫之試也窮與不窮當有定論今初集與續集具在其毫細與否亦夫人可按而知也要之正大以敦體悲壯以措辭冲澹以入格簡嚴以復古謂老者能之乎而亦不無所助也夫 國朝有作莫盛于敬皇帝時時則李何首倡徐鄭繼踪邊殷王薛翩翩羽翼今數雄已沒先生獨振逸響碩果不食時有所出爲世大觀不亦大幸也哉予讀是集更有慨焉先生齒德旣高踐履純篤諸所酬

應罔不協道若集中嘆禹夫之貨殖善鶴夫之主農惜瀛也之宦成戒漢也之土木施于有政者槩可見矣外則論學論師諸書牝晨孤兒諸吟隕霜警火諸賦蓋拳拳于希聖學古移風易俗之意也則所謂大而未試者其所可慨不旣多邪予不學得先生是集敬爲梓之使天下知今日有先生亦以知先生有今日也而先生書寄來則曰是不宜無序者故叙說其端如此若曰究其學以窺立言之本論其世以極取善之



公則非所敢也

廣西鄉試錄序 代作

嘉靖甲午廣西當賓舉多士維時巡按監察御史曾某稽牒陳令布役崇坊百度貞肅於是提學僉事潘某所選士一千有奇咸樂就試簾以外則左布政使劉某左叅政劉某按察使陸某副使葉某暨掌卷而下諸有司小大咸事罔敢不飭簾以內則教諭陳某黃某劉某分經校閱某與教諭何某復總校之夙夜祇懼亦罔敢不

勤凡得士五十五人第其名氏若文爲錄以獻制也某廼僭告多士曰我

皇上銳意虞周之理握厥化原其唯植爾多士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羽儀家邦以覆露蒼赤斯養士之致也西廣故傳及塞瑰瑋卓犖之人不數數見特非其遇爾某結軌自江右並嶺西來得覽觀境內諸名勝喬曼俶詭多非耳目所常聞載又其地產梓楠藤桂金錫羽毛齒革之奇丹碧之珍皆中土所妙覲見豈獨嗇於人士哉



夫英光軫蓄者必有所憑籍而宣發也習化相推精實互動非其遇者靡有期其達也

天子乾運而雷震曰雨而雨曰雪而雪露液河澄疾徐奏靈異禾瑞鵠觸協雄章縱機於神收咸於聲天地且不違矣羽毛草木亦矜以徵顯顧謂士不有興邪以某觀爾多士味腴奉芳逆出逸發爛然有第是故可以知文可以徵遇也入言我朝不儉於西廣建官置吏額制視諸省兵財又半於他省取給而西廣儉百六十餘

年百物所輸入無何補助計不足以償云其惟爾多士乘時而出利用賓王昭靈翊休流聲實於天下以奉答明時庶無負爾桑梓爾多士勉哉夫觀文以稽蘊也觀蘊以稽庸也是故庸違者非士之終也躋顯易渝不保其有守終純固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度衷慎微以圖終幾焉已爾幾基也需志以定志至也需行以約行行也需業以大是故善學者存乎幾定基者存乎志約志者存乎行大行者存乎業基始之業



終之是故非庸違者也爾多士勉哉是舉也維  
提督都御史陶某戢兵寧遠弘館延儒以錫類  
髦俊總兵官咸寧侯仇某時亦觀學副總兵張  
某右布政使胡某右叅政章某右叅議劉某副  
使劉某龍某僉事仝某龔某汪某咸翊贊于外  
都指揮高某亦樂觀厥成例并書

廣西鄉試錄後序

代作

某不佞好觀天下士迺今以聘來西廣與典校  
試事得博觀其所謂褻然特出蔚爲國華者私

心甚懌慰又竊聞士方其少時兀兀擁書誦習  
競文字相高及時取科第則耀盈盈然儀里閭  
若將偃一世而上薄焉者比官于朝于藩臬郡  
縣則或簡亢自崇峭厲萬物不可下亦或憤志  
匿中刑方爲員詰曲鬼譎跂呶辟倪以首鼠勢  
時者迺抱有逸譽無裨理代而世又方律士以  
綺離無根莖之言弗以考秉虛地要縣美官以  
待故操觚綴文攻一字之奇者皆脫穎而起以  
侈有聲聞而天下靡然從之涸思雕龍無益殿



最是故某不佞此不敢以厚誣西廣之人而敢  
槩天下哉方當論世且以觀也我 國家制科  
取士百六十餘年來典物豐郁彞倫滋章謂非  
得人之效不可今我 聖天子銳軼唐虞之績  
寤寐嘉猷延佇忠實非言曷徵而士而非言亦  
曷以自媚於 天子是故靡不貴言惟觀其尚  
焉爾矣文言之華也比言爲文弗以裂衷雖上  
古不廢若詭意相尚不以實勝則不可以風世  
是故士無尚言以徼時好方今天下事所需于

我賢者將更僕窮日縷縷不諱言之莫之能旣  
也諸賢領鄉書勿盈盈狹中自耀行當服有官  
職得無先天下國家之慮惕然若將畀我而弗  
勝者乎夫所貴於士必至誠惻怛惻惻欵欵朴  
以忠者必廉靜公平虛冲謙抑沕沕其滋有者  
必明白高朗忠貞骨鯁崇論宏議侃侃有氣節  
不蹉躑進退與時浮沉相上下者夫然後可以  
相國域民震揚休績以有辭于世不然愚懼其  
終也夫風之繫也辟則金之于范土之于型也



未有不從以成羈者是故某尤所望於我二三  
執政者崇實絀浮簡文證履俾有志於樹立流  
傳者不分心無益之技而綺離之士得重索價  
於天下則風之自也某固欲觀之是亦可以尚  
世也已若茲錄始終之詳則某也亦既序之矣  
碑

禮部精膳清吏司題名碑

貴溪吳子官禮部精膳司郎蘭州吳子員外郎  
瓊山唐子主事約典歸詒靡愆乃以暇

備考先達列官茲署者爲百四十有八人勒名  
于石以昭來鑒走問東涯子東涯子題之曰於  
戲三君子是舉也其有夙夜匪懈之思邪夫膳  
者善之義司者主之稱名者實之對碑者永之  
道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  
世子而宰夫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  
賓客以牢醴之法掌其牢醴委積膳獻飲食賓  
賜之殮率與其陳數其所以爲之節者蓋甚詳  
矣我國家以光祿隸禮部而膳司主之即周



禮以膳夫掌膳羞而宰夫復掌其禮事之意也  
周禮宰夫屬冢宰而國家膳司則屬之宗伯  
宗伯典禮言有專焉重之也惟天子南面而  
治饗四海報養燕勞饋予以來四方不侈不嗇  
不夷潰于防禮所生也而精義之蘊亦無乎不  
在豈邊豆之飾品物之差而可以語所司哉膳  
司舊置郎中貳外郎各一貳主事二貳後議者  
見天子明聖動協于道膳司無所執事日守  
常度以爲其主事貳可省惑也今觀百四十有

八九者蓋自永樂稱行在部以至今日時不同  
而官同官不同而所司同類多克舉其職蜚聲  
郎署薦服大僚卓然爲名世臣其或沮于梗抑  
靡究所施見訾公議爰疚厥祿者亦各存其名  
類而題之考其實而鑒戒昭矣且今仕者往往  
重朝官職有銜秩有階祿有稽其入對也有籍  
蓋名無不題而必碑焉非此無所託以有永也  
夫舉所司以爲守而陳往迹以比類賢不賢悉  
可指而言也間亦有號稱通顯而心跡可疵靡



竟所施而貞介可範者三君子當自得之後之  
觀今亦猶今之觀昔也故曰是舉也有夙夜匪  
懈之思焉乃復貽之箴曰巍巍

帝闕百辟承之翼翼蘭省 天祿是司罔滔罔  
洎令德令儀爰有大饗牢饋是羞貢篚來廷亦  
罔不柔奉我天度守我天常肅肅大夫鑒往惟  
良鳴珮鏘鏘大夫至止載瞻于碑其道如矢一  
讀而僂再讀而俯三讀而思協我規矩直清其  
德曰爲古師吉人在列敢告司碑

海陽朱令去思碑

大觀令者觀之民令凡以民爾夫民同葬而異  
習故令賢而以爲德亦或以爲厲不賢而以爲  
厲亦或以爲德夫賢而以爲德不賢而以爲厲  
恒民也賢而以爲厲不賢而以爲德蠹民也恒  
民什九蠹民什一然什九之民嗷嗷而動睨睨  
以眴爾力不能致美刺於觀風與執筆者什一  
之民則左右猾佞若冠蓋之族頗於好惡而利  
於令之易與也斯其人往往能談說有口疑誤



視聽令亦謂可私肺肝也故震恒以自豐昵蠹以屏毀縮胸比之長者操切疑於恐人集垢棄廉潤修聲色去之日要亦有爲之墮淚卧車轍者吏道日降余蓋傷焉里居以來得與什九之民相竊聚而觀至海陽朱令未始不爲之擊節而委心也會令被召去民倉皇走道徬爭覲令聚而轉相語已復泣下計留不可得白諸父老欲相與紀載休美以永其去思於是諸父老抵余言令賢而有功德於吾民者甚厚即所睹往

者縣胥史相煽動賈法爲盜奸章賄祗候大者白手置田宅與富豪埒莫可劫恣冠蓋之族不自檢押有所橫暴凌峻亦竟不可問自得吾令祗候胥史之徒靡不避懼無復敢睥睨恣睢仕族亦忙帖歛豪股弁而脅息矣往者縣里甲直官供億日輒費十餘金重苦無卹甚有不旋踵而貧窘死者徭編則視貨重輕訟牘積滯即不滯亦不中法理自得吾令里甲直費日不能一金大吏使臣輻輳臨止費繁溢額輒捐貲以充



不以責直賦役必手自較定獄訟盈庭迎刃輒解人稱神明即老吏弗如也他亦稱是語曰藥石去病膏梁養生故不務比周而加意於吾人是吾令也微令即老死安得見今日嗚呼誠如父老言其與余所觀聽何異哉父老與什九之民誠知令即什一爲蠹卒亦當誦令賢者人患不自立爾顧何事於澆忍脂韋媵阿卒託以宣譽爲哉夫皜然而不污廉也凜然而難犯節也朗然其不可欺明也沛然而措之於事爲才也

愷悌惻怛之意行焉惠也有此五者是仁義之備而化理之成也誠如父老言其功德於吾民孰能忘之去思有碑亦以告後之爲令者朱令名寵湖廣漢陽人嘉靖甲辰年進士

汀郡守華山陳君平兩灘碑

汀州故東南陬上游云其地隆崇皆山盤亘躡連中拆而微豁割若兩岸而溪水即焉水源非一始惟濫觴既會既遠率可舟而通舟制視他舟獨異土人以三枋爲之褊小而輕薄於此溪



東滄集卷三  
爲宜也然水道所經多陡峻束隘無廣陂巨浸  
爲之停澗容受故其流迅疾徑南走入海有建  
瓴下岑樓之勢衝擊震撼力攫聲闐齒齒斷斷  
故舟行甚艱滯焉如登沿焉如崩而其淋雨注  
潢潦漲也則驚波電掣駭浪雷擊榜人股栗於  
洄谷而莫敢與水爭蓋諸灘皆然而龍礫爲甚  
礫灘隸長汀龍灘隸上杭長各可三里許雜然  
頑石偃蹇波中密若星列錯若棋布森若戟立  
蹲若虎踞乍隱乍見或起或仆有邏詰相輔而

害舟之狀即滂銷溪細猶呀呷迸怒舟師素稱  
巧絕一失趨避靡不顛淪莫可援拯甚足患也  
而兩岸又巉峭仄塞跣陟爲難華山陳君守郡  
之明年考量隳括捐貲召匠人而授之時冬水  
淺落羣然攻鑿又明年冬僦工程能不愆于始  
摧其堅剛以殺湍悍而兩灘始平它灘亦稍疏  
治又徇度岸勢開緯道斬斬異往時矣翁某曰  
余聞昔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重水事  
爾汀自建牧以來歷世久遠間亦有聞人然未



聞有平險拯溺如今茲所邁睹者余數數道汀  
嘗舍輿即桴歷經兩灘土人往往爲余言灘險  
不可爲蓋係之天事非人力云余竊怪以爲不  
然龍門逼天大禹鑿之豈需鬼力積蘆沈壁何  
其誕也夫苟無意於平險拯溺即拉朽之事比  
之捕風易者且難況其難邪乃今陳君毅然已  
任行所無事以利安斯人轉輸百貨吾潮比壤  
自是士商往來亦賴無恐其孰不舞躍歡呼歌  
詠澤利與此溪柯爲無窮哉余又聞君昔嘗爲

水部治徐梁通漕河人爲立石至今盛略不衰  
平灘之績靡所因於前尤章章焉不可沒也而  
上杭知縣趙文同守禦千戶所千戶余相長汀  
知縣祝一鑑典史某亦與有賢勞並宜勒而存  
之陳君名洪範字某辛丑進士浙之仁和人  
在郡多惠政平灘特其一事云

懷來城通濟橋碑

天水之行地也槩於世爲多西北則鮮率可舟  
而漕西北則否率易梁而渡西北則難何也其



勢使之然也水原於山天下之山皆起於崑崙  
而燕冀爲天下脊地形崇峻水率東南走入海  
其流湍急無巨浸廣陂容受澤潤故西北鮮水  
且水道所經土去石出建瓴而下衝激震撼力  
攖齒齒斷斷故不可舟而其霖雨集潢潦漲也  
則驚波電掣駭浪雷擊值之者陵崩阜斷故又  
難爲梁夫鮮水則土燥土燥則其產猛厲而寡  
深思不可舟則轉輸困則無所廣粟以食戰士  
而又難爲梁使咫尺之間畫爲兩地倚馬相望

莫可即揅古稱西北恒多事禦戎寡全功此其  
一也懷來直國北門爲居庸要路自京達宣大  
兩鎮罔不由之其通永寧獨石諸處猶有徑也  
媯水出隆慶州大海沱山中流與洋桑乾河合  
東歷懷來城南下合水關放蘆溝以達于海旣  
不可舟又無渡梁于是軍餉戎器材官騎士自  
京師調發以爲宣大備者往往告難又其急者  
邊塵遇警馳上便宜瞬息異形一騎千里阻于  
水滸莫可以爲謀坐是望洋浩焉興嘆者屢矣



予督軍塞上思欲橋之故嘗爲之畫曰深根以固其基遠岸以殺其勢軸柱鱗密以嚴其隙蹲鷗脉絡而莫與之鬪庶幾可成也屬軍旅事殷且有塞垣之役未之能及土人曰舊有石橋永樂間廢武廟北巡命內使以萬金成之尋爲水壞或于所謂四者未之備講也夫徒扛輿梁王政攸繫而況通警急關軍政者邪歲乙巳予閱邊次宣城聞有僧慧燈者謀爲橋謂助我者也召見之授以前四者之說今戊申春僧來言

曰橋成矣無愆初約願乞所以志歲月者使使數輩視之良信問所以成則曰力能感中貴人捐俸金紀綱之又能募邊富人出粟爲佐於戲先民有言曰近世橋梁功利之大且廣者多爲浮屠氏有蓋佛以利物爲心而橋梁居八福田之一豈真有是邪何成之速也然予有侈喜焉自歲庚子以來北虜擾我邊境侵軼時至邊人苦之聖天子不以某愚不肖授鉞專閫擐甲厲兵與之從事者四年于茲矣賴陛下神靈



東漢書卷三十一  
威武虜酋屏跡連歲塞垣之役工費頗巨俱克有成今茲大熟民以寧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賚及黎庶疆場之臣得保塞垣稱無事大幸也彼中貴人者復能出休金以佐時急至于小民亦不忍專其贏餘是僧心籍之成橋光其師說更奇事也使格戰之未休則瘡痍之是卹年穀之不登則垣役之告病而庸暇及此邪是役也若某與邊人百數萬口其敢忘

聖天子不顯休德遂爲銘付之橋曰通濟仍舊

名也銘曰 漢後將軍是曰克國屯田金城威震西域治橋七十枕席過師千載相望予每羞之浮屠氏子其名慧燈相時所急因年之登請金貴人募粟邊城材石備施巨梁斯成不工而妨不事而擾龍見波中鶴歸華表顧茲邊土比歲有戰投兩以畊于今再見悠悠來往匪兵者人馬爭逸足車無停輪亦有疆事星輶入奏天闕九重曾不崇宿是曰王政重以機宜嗟我有心彼是度思匪力胡役匪粟胡殮足我邊人



東涯集卷之三  
屈彼呼韓惟天眷德稻梁寫鹵惟

帝格天干羽載舞我書此石以詔後賢貢篚來

庭斯橋萬年

翁東涯集卷之三